

大東書局印行

足本
胡林翼全集



武進崔龍緝

胡文忠公語錄

八十變衍



胡文忠公語錄序

嗚呼！道咸之間，內憂外患，交訌並作，皐皐訛訛，實靖夷我邦！加以異說蠱起，事雜言龐，生民之憔悴者，宛轉呼號於水深火熱之中；而其強有力者，草竊姦宄，相爲敵讎，潰敗癱爛，幾至不可收拾。天亦哀於四方民，眷命用懋，幹維劫運，特生三名臣以救之：曰胡文忠，曰曾文正，曰左文襄。國民歡呼曰：「得此三賢，天下定矣！」三賢者，湘中三大手筆也。或以性情格；或以學術著；或以雄才大略邁一時；而其涵養正氣，學道愛人，則一鳴呼！伊古以來，未有不崇尚正義，不學道，不愛人，而可以治軍，可以行政者也。鵠的所揭，曷矜乎爾？是惟有好學深思之士，研究其經歷，攷核其設施，審察其平生之憂患，而後名臣之心術事功，乃大顯於當世。余主講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得一士焉，武進崔生龍，篤好文忠集，孜孜矻矻，編輯語錄若干卷，都爲八類：曰學問，曰用人，曰民政，曰理財，曰軍政，曰兵法，曰地勢，曰團練。擇精以詳，意沈而摯，可謂專且勤矣！明王文成論

治兵曰：「治山中賊易，治心中賊難。」戚武毅論治兵曰：「克一嚴城易，克一私欲難。」曾文正師唐確慎，李忠武昆仲師羅忠節，左文襄刊正誼堂全書，靡不兢兢業業，以闡明理學，陶鑄人心爲己任。文忠則專以至情至性，鼓舞羣儒；然而故老傳聞曰：「用人之道，文忠更勝於曾左二公。」蓋立國者未有不嚴君子小人之辨，而能定是非好惡之公者也。周易泰否二卦，發明陰陽消息國運升降之機，實卽政治學之萌柢。泰之上下志同，不過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譬諸天下无邦，不過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否泰反其類，在一念轉移之間，一人進退之際，而國運廢興存亡隨之。孔子論用人之法，曰：「視其所以，」視其手腕之靈與否也；曰：「觀其所由，」觀其脚根之定與否也；曰：「察其所安，」察其心術之正與否也；兼是三者，而萬物無遁形矣。文忠愛才根於天性，其言曰：「國家之於人才，猶魚之於水，鳥之於林也；得之則生，不得則死。」又曰：「國家生賢良忠直之才，當爲國家愛護之。」其求才之急，培才之殷，若此。此其量江海之量也；此其心天地之心也。矧優禮將僚，上敬其老，下慈其幼，推心置腹，歡若弟昆。讀其移文

批牘，雖武夫悍卒，亦且爲之零涕。用是一時髦俊，雷動雲合；臨敵則奮不顧身，聽命則惟恐或後；賢者皆進，不肖者皆退。雖有荼苦，化爲甘薺；雖有鴉音，亦遷喬木。一德一心，殄掃羣寇；而閭閻謐如，遂成泰交。邳治是故，惟有君子而後能用君子；亦惟有君子而後能黜小人。文忠之血性逾人，何嘗不本理學德行政事言語文章，一以貫之；豈偶然哉！豈偶然哉！後之讀公書者，壹當以文忠之心爲心，以文忠之學爲學，以文忠之行詣，時懸諸心目之間。庶幾乎克紹文忠之大業。非然者，不能反求諸己，徒浮慕而貌襲之，或聞忽於君子小人之辨，視爲迂談，且將并其名而掃除之；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則何益矣？太倉唐文治蔚芝序

胡林翼語錄序

壬申春同邑崔生龍，課餘從游於城北之兩槐軒，問政治學。予謂我國政治，向無專集，無已，則益陽胡文忠公有遺集若干卷，不涉浮文酬應，不入諛墓虛言，正所謂「不客氣，事事腳踏實地做去。」近代第一實行家，亦一政治家也。人謂文忠實學，得力於經史諸子，固也。予謂文忠誠正功深，以大學植其根本，經史諸子茂其枝葉，盛其花果也。何也？歷觀文忠處危急存亡之秋，無地無餉，無兵無將，雖武侯當此，亦末如之何？公獨能立定脚跟，布陳公道，盡熱血一腔，挽回彌天浩劫，建若大平治之功，今古幾人？推文忠一生得力處，蓋悉本平素誠正工夫，是非受孔門大學千百年不可磨滅之至教，必不至此！回溯我國自孔聖刪定六經，朱子集註四子書，後之教育家，即謂吾人爲學次第，必先四子，後六經，四子又必先列大學。大學蓋以誠正植其根，而後收平治最後果也。今之教育家聞之曰：「否否，大謬不然。」謂：「兒童智力薄弱，何得以奧窔傷

其腦[？]「於焉猥雜成言，鄙俗粗陋，東勦一文，西襲數語，篇幅不完，課徒秘本。不識固有之良知喪盡，無端之人欲橫加，是直拔本之教育也；奚以茂其枝葉，盛厥花果耶[？]今歲秋，崔生以手編語錄，乞予一言，予固不能無言。然言之要領，已詳見蔚芝唐先生序文，并生自序，茲不贅。爰以當年爲崔生言者，道其一二於簡末，並望生當今之世，本居平所學力行之。

乙亥季秋武進汪綸焦西謹序

胡文忠公語錄序目

國家之治亂興衰，常繫於政治；民族之強弱利鈍，亦常繫於政治；世運之變遷，風氣之轉移，亦厥維政治是賴！我國政治學雖無專書，然政教號令，風俗典章，具詳於經史，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千古不可磨滅者也。孔子曰：「爲政以德。」我國政治學之權輿也。禮記言「修教齊政」，尚書言「唯幾唯康」，箕子陳洪範，垂無偏無陂之箴，周公作無逸，亦保惠教誨之準。我國政治學之精義也。聖門立教，政事次科，曾子得其心傳，大學昌治平之道，我國政治學之徑途，更燦焉具備，燦震萬世矣！今之人不啻瞽瞍然曰：「我國政治典章，封建也，我國政治制度，專制也。」於是言政治者，不曰法蘭西，即曰美利堅，不曰盧梭，即曰孟德斯鳩，而國家政治，亦斷斷效法他邦。故近四十年來，紛呶不已，幾無政治學之可言！要知制度典章，可以易，而天敘天秩，不可變。我國五千年來政治之精義，更不可蕩然而蕩滅。夫立國天地，必有其所以獨立之特質，庶乎兀然不能動，卓然不可拔。若盲從馳驅，與各國同俯仰，奈之何國不貧且弱也！況外邦之所謂政治，舍本而逐末也。其言軍政，則侵略攻取，以爲強；而我國重以德服人也。其言吏治，則嚴法威民，以爲美；而我國尙以教化人也。其言理財，則爬羅剔抉，以爲富；而我國主藏富於民也。試觀漢唐宋明諸賢，以經術爲政治，博雅純粹，天下得臥治無事。即有清益陽胡文忠公，當中原板蕩，羣盜猖獗之際，以文學之臣，崛起其間，奮其忠勇之氣，經以博大之思，受命於危難之秋，周旋於困苦之中，不因將驕兵惰而灰其心，不因糧匱械缺而墮其志，雖敗於金口，潰於參山，楚誦四面，呼援無應，而文忠堅苦力戰，克武漢，復蕪黃，圍九江，救瑞州，爲東南一大轉機。子覽其遺集，不禁流涕焉。文忠當時，初僅一黎平知府，又疆吏如吳文鎔、崇倫、官文、勝保之徒，昏庸貪墨，直不知兵。政吏治爲何事？而文忠能折衝其間，功則歸人，過則歸己，方得從容收拾，卒底大功。故文忠外而抵禦強敵，內而應付大吏，苦心孤詣，血性感人，實亙古而不滅。尤

可矜式者；爲政則躬自刻勵，懲貪惰之風氣，樹振作之規範。軍政則以靖亂爲職志，首創「守於境內，不如戰於境外」之論，爲天下大聲疾呼之。疆吏之能破除地域，以援鄰封，自湖北始；而湖北尤自文忠始。卽將帥之間，調和歡洽，親如骨肉，所謂「有昆弟布衣之誼」者，也。其理財也，則減錢漕，裁冗費，杜中飽之弊，寓督吏之法，教忠興廉，國足民豐；此千古所當效法者也。而其爲國家扶植忠良，愛惜人才，舉賢滿天下，中興將佐，何一非文忠薦劄力保之人？故文忠雖齋志以歿，而曾左諸賢，得循其遺規，卒成中興之業，豈不偉歟？故其遺集舉凡奏疏、公牘、批札、咨答，無非出諸性情，得於經驗，讀之，可使貪夫廉而懦夫立也。予幼時卽喜經世之學，前年負笈省立常州中學，課餘家讀汪焦西先生卽以是書示予，謂「能寢饋其間，終身用之不盡」。予選讀之，覺真性流露，愛不釋手，然而猶未能領略其精義也。今夏假歸，蕉窗無事，開篋手校之，拳拳不能已。比開學，請業於唐先生，問政治之學，於是卽以此爲課，擇其精要，輯成語錄，以爲身體力行之用。曩者蔡上將松坡，亦有語錄之輯，然祇及軍政，今蔣軍委員長介石所輯，亦祇益民政。予茲區區爲人，其有關地理典章，以及精微處，更加詮釋，以爲發揚我國政治學之初基。而異日救民命，正人心，挽垂危之國運，開萬世之太平，亦皆自此編簡練揣摩始。

「學之不講」尼父所憂，大經大法，學則鴻猷，故輯學問第一。

李唐肇基，端賴房杜，國所以安，維選弼輔，故輯用人第二。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小人懷惠，君子懷刑」，故輯民政第三。

漢志食貨，理財之祖，國能足食，敵彼強弩，故輯理財第四。

「止戈爲武」，靖亂禦侮，能懼好謀，慎彼鉞斧，故輯軍政第五。

「不教而戰」，「謂之棄民」，孫吳六韜，古法式遵，故輯兵法第六。

「知地知天，勝乃可全」，洞形察勢，如決山川，故輯地勢第七。

荆公保甲，自衛良法；寓兵於農，閭閻協洽。故韓國練第八。
中華民國二十有三年十二月十八日武進崔龍自序於無錫國學專脩學校之同庚室

胡林翼語錄

武進崔 龍輯

學問第一

經在致用。（致鄂垣司道）

士習爲民風之本，文章亦道德之華。世變循生，所以扶禮教於不衰，維廉恥於旣敝者，皆賴讀書明道之功。文獻昌明，則士氣蒸蒸日上，風俗所由純也。（札各州縣）

士先器識而後文藝，固不徒以宏博爭長，然窮義理之精微，考古今之事變，所爲文章，可通政事。（同上）必講求器識，上下古今之變，欲使旁搜遠覽，博通天人。（致書局論建箴言書院）

世亂無便宜之門，無安樂境地。（復莊蕙生方伯）

此身如在異域，顛沛如是，天之所以玉成君子也。王文成龍場之行，于靖端羅成之事，一生功勳，皆從苦境中磨練而成。唯百折不回之志氣，則萬萬不可稍挫稍懈耳。（札潛山令）

天下總是危局，吾輩唯在困知勉行耳。（與閻丹初廉訪）

聖賢豪傑，事事拂意，不如此則非天玉成之意，不如此則是庸福庸人。（同上）

英雄作事，以大志爲尙，不可作兒女子涕泣。（致李希庵觀察）

日夜縣一死字於病榻之旁，知此身之必死，則於此求生，或有生機。（致孔集司）

大丈夫不可辱！與其圖後局之難撐，不如顧當前之大義。（復李映荃）

楚疆雖危，弟願以生死繫之。（與閻丹初廉訪）

成敗利鈍，均是第一人之事。不拘何處遇賊，成則必實敘地方指引之功；敗則一人任其咎，決不誣過於人。（致

合拱廟）

作人不可以生死易心，致世俗卑鄙勢利之見。（致莊蕙生嚴眉春）

有一分不安，決不推諉也。（與閻丹初廉訪）

身在行間，決不肯辱身失節。（致委員韓南溪）

節節爲防，步步爲守，總之與城同存亡，郡地卽予塚也。（同上）

成敗非吾逆視，禍福毀譽，尤非我所知也。（同上）

天下任事之人，未有不遭奇謗，不受橫逆者也。（致左京卿）

凡事盡其心力所能，不必求其結果。（致郭意誠孝廉）

與患得患失之人處，非強固，不易自立也。（與李少荃觀察）

天下事總要自立，要自強，要反求諸己。（致羅方伯）

能忍人之所不能忍，乃能爲人之所不能爲。（致鮑鎮軍）

仁人君子，廣大宅心，敬賢包荒，以扶持元氣爲本。若先事同事猜疑，則讒慝之口，卽乘隙而來。（復豫巡嚴眉春）

中丞）

大抵辦大事須兼容并包。（復曾觀察）

我視兵勇如一家人，苟能盡心盡力，不忍負其苦戰血戰之心也。（札湘後營）

自古聖賢仙佛，英雄豪傑，無不以濟人濟物爲本，無不以損己利人爲正道。（致左季高）

視功名富貴殆如糞土，非計功近名之人。（致嚴廉訪）

臨事機，貴於冷淡，不計功利，不患得失，或猶陰陽怕懵懂之意乎？（又致曾欽使論勤王事）

辦大事以集才集氣集勢爲要，莊子所謂「而後乃今培風」也。（致曾欽使）
辦事固馮氣勝，尤馮理勝。（致莊方伯嚴廉訪）

遇事要謀要斷，不謀不斷，亦終必亡，與其坐之，不如謀之。（致郭意誠孝廉）

事必見其大，而時必乘其先。（請起復曾侍郎督師疏）

誠則金石可貫，鬼神可通。（致魏將侯）

唯誠信之至，可以救欺詐之窮。（復張石卿中丞）

自古有死，無信不立。（與閻丹初廉訪）

人莫患於不智，又莫患於不愚。智與愚合，而力量乃大。（與閻丹初廉訪）

願受遲鈍之誚，不圖苟安之謀。當其時雖無奇功，竟其事確無後患。（稟孔集司）

凡奇謀至計，總在平實處。如布帛菽粟，愈淺近，愈廣大而精微。（致牙釐文案糧台諸君）

破天下之至巧以拙，馭天下之至紛以靜。（請通飭修築碕堡）

作人處事，當存敬畏之心，毋涉夸大之意。（札崇陽令）

於世事太愚，當一心敬事。（致鮑鎮軍）

說實話，幹實事。（札黃州府）

吾輩不必世故太深，天下唯世故深，誤國事耳！（致嚴甯春）

活一日，辦一日。（致左京卿）

力苟能爲，不敢不爲；見所能及，不敢不言。（密陳浙江省軍情疏）

收斂其氣，開擴其識。事事必衷於是，事事不自以爲是，虛心實心，相輔而行。（札監利唐令）

廉不言貧，勤不言苦。（札荊州道）

好惡要正，意見要平。（復皖撫嚴樹森）

舉善無溢詞，觀人無俗眼。（致漢陽府太守劉冰如）

人情於患難之際，友朋抗直責善，引繩批根，君子猶或非之。况君父危難，其忍放言高論耶？明夷堅貞之節，鷄鳴

哀悱之詞，古人處變，可爲師法。（復嚴方伯）

皮幣珠玉，太王樂天，明夷堅貞，王室如燬，此後努力，共保歲寒。（復左京卿）

歲寒後彫，晚節自勵，此可責之君子。（與閻丹初廉訪）

天下事患不思耳，何患不可爲？（同上）

自古來義士忠臣，於曾經受恩之人，便終身奉事唯謹。韓信爲王，而不忘漂母一飯之恩；張蒼作相，而退朝即奉

事王陵，此其存心正大仁厚，可師可法。（致鮑鎮軍）

長官之於屬吏，必當揚善公庭，規過私室。（札宜昌府）

憂太過則傷人而憔悴，喜太過則心蕩而氣浮。（致閻農部）

無用兵之略，有討賊之心。（致前敵各營）

吾輩讀書作吏，應先滌盡俗腸，洗刷俗眼，乃可有爲。（批羅田令稟）

明鏡在空，本無成見。（上皖巡王清苑師）

吾視天下公卿，至於黎庶，其相賤亦正相等；不因親民而賤，不因簡傲不親民而貴也。（札麻城吳令）

處升卿之錯節，而才識不及，學衡海之亂繩，而德量無聞。（致翁學使祖庚）

總之，弟爲韓穉圭、范希文之異而爭，不爲梁邱據之同而和。（致官使相）

疆場效命，烈士之風。守城保堅，義士之節。（札各府州縣）

用人第二

天下事，總要認得人；能認得人，則萬事皆理；不知人，自萬事無成。（札昌營）
國之求才，如魚之求水，鳥之求木，人之求氣，口腹之求食，無水無木，無氣無食，則一日不安，而即於亡！人才亦然。
（致漢陽府劉齊銜）

吏治本無不傳之秘，用人行政爲大。（致曾欽使）

古今無不平之賊，而先在求平賊之人。（敬舉賢才疏）

爲政之要，千條萬縷，而大綱必在得人。（札襄陽道）

得人者昌，失人者亡；以衛靈而不喪國，以武氏而能治天下，其效可親矣。（致嚴樹森）

賢才者，國之本，讀書樸訥守道，自修之士，養之以禮，足爲救亂之用。（與閻敬銘）

禦侮在乎選將，變法不如求才。（咨湖廣督院）

古今成大業之人，必以人才爲根本；古今人才之要，必以氣骨爲根本。（致羅方伯）

國家生賢良忠直之才，當爲國家愛護之。（致韓超）

朝有爭臣，室有烈婦，當時拂意，臨危乃知其可靠。（致曾欽使）

映畝版築魚鹽之中，乃有英雄；膏粱子弟，決無英雄；以積習不除，不知情偽艱難也。（致嚴樹森）

大抵用人之法，總須用苦人，心思才力出於磨練，故遇事能知其艱困曲折，亦能耐事。（致厲觀察）

心志不苦，患難未嘗，則知慧鈍，而膽力怯。（請通飭修築碉堡函）

耐苦而力學者，則肌膚實而心地堅樸；視輕佻便利者，不啻霄壤。（致翁學使）

子游爲宰，首在得人，苟得其人，戴星可理，卽長孺臥治亦可理，不得其人，雖日夜勦勞，而無濟於治。求才之法，謀野則獲，謀邑則否，野多樸而邑多巧，野尙質而邑尙文也。（批黃岡紳士）

大抵聖賢不可必得，必以志氣節操爲主。孔子所以思狂狷，狂是氣，狷是節，有氣節則本根已植，長短高下，均無不宜。（致劉齊衡）

人才因磨練而成，總須志氣勝人，自乃有長。（致左宗棠）

人到靠得住，便可用，無才亦可用；人到靠不住，便不可用，有才尤不可用；此天下古今之大局。（與閻敬銘）

無志之人，好諂佞，好柔媚，惡冷惡淡，惡方嚴耳。（同上）

省錢踏實，只在用人，如作事踏實，卽費錢猶應勉力爲之。如劉晏造船，以兩倍三倍浮價，給與經手之人，此千古大才也。（同上）

腳踏實地，便是經天緯地之奇才，並非驚高遠談奇妙之謂也。（札漢陽府）

天下以盜賊爲患，而亂天下者不在盜賊，亂在人才不出，居人上者不知求才耳。（致嚴樹森）

人才因求才者之志識而生，亦因用才者之分量而出。（致嚴樹森）

用人在旌別淑慝，樹之風聲，不必多爲參劾，而風氣自可轉移。（與左宗棠）

欲造就人才，須先使之有忌憚之心。（致司道糧台總局）

責人以嚴，養人以寬，太謙則怯，太謙則近僞。（札麻城吳令）

辦事在用人，用人在破格，非常之才，不可拘牽資格，修飾邊幅爲用。（敬舉賢才疏）

舉賢則須破格，神明於法律之中，是卽陶桓公行法，恆得法外之意說也。（札黃州府）

自古無不上當之聖賢豪傑。（致曾國藩）

平日接見士紳時，專心致志，詳爲談論，講求一切，察看其爲人，用其所長，棄其所短；有佳士即當教以大義，有邪心即當面折其非。（致黎平府）

古今來成事敗事之人，必在塵埃草野中；用之則爲臣僕，棄之則爲盜賊，其間操縱，間不容髮。（致翁同書）

蓋駕馭人才，即以消弭隱患；先爲布置，使得生養，授以羈勒，範我馳驅。（上呂佺孫）

取強桀之人，預爲駕馭，爲我用而不爲人用。（論東路事宜啓）

禮羅地方雋傑之才，使之董率勸導，宣布德威，接之以恩禮，假之以便宜。（上程晴峰）

地方得一廉能之吏，賢於十萬甲兵。（上程晴峰）

得正士一，抵十萬金。（致周笠西）

求戰將易，得儒難！（復遠安令）

以儒爲吏，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復兩司）

得才士百，不若得醇士一。（札各州縣）

禮正士，黜華士。（札監利唐令）

正人不輕出入衙門，往往官不及知。（札各府州縣）

爭先恐後之人，即異日首先潰敗之人。（稟藩臬兩司）

造言恐喝之人，即平日盤剝之人，亦即異日倡亂之人。（條陳東路情形書）

兵事畢竟歸於豪傑一流，氣不盛者，遇事而氣先懾，而目先逃，而心先搖，臨大難，而中無所主，其識力既鈍，其知力必減，固可憂之大矣！（致劉蓉）